# 熙朝名臣實錄

# 熈朝名臣實錄卷九

秣陵　焦竑　輯

## 榮國姚恭靖公

公名廣孝長洲人少祝髮爲僧里中妙智菴名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顧好讀兵書尚謀略兼爲詩學書嘗遇異人授占術輒爲人决休咎與王賓高啓輩善厚亦與宋濂蘇伯衡來往洪武四年詔取高僧會病免八年詔僧通儒者授以官公試禮部不得官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宗泐薦公時　高皇帝封秦晉燕等十王　成祖封燕將之北平公乘間請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國草昧東宮仁

柔順厚自愛大王試乞臣府中當奉一白帽與王戴蓋王
上加白其文皇也　成祖已稔知公亦欲得公會　高皇
后崩　上日王與一名僧誦經念佛修齋公名在燕府籍
中則大喜至北平居故慶壽寺公每夢與劉秉忠語（諧類其人）　高
帝崩建文即位謀諸大臣齊黃方等逼執伊周齊谷削爵
爲庶人湘獻王自燒殺事且至燕　燕王懼甚問公曰能
卜乎公曰能即以三錢授　成祖客祝而擲之曰大王卜
天子乎王曰咄毋妄言公拜曰大王幸賜臣燕亡左右窺
聽故敢畢其愚主上猜間宗室侵漁齊藩所戮辱囚首隸
士伍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神明英武得士

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鎭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悉雄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毅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爲抗禦大王卽不南機先發欲高臥得邪且蔡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　燕王曰子休矣公臣有所與相者袁珙請以決曰與偕來珙至就傳舍　燕王從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　燕王拜　燕王手止之稍閒命入宮悉屛左右珙俯伏曰大王太平天子也臣遊燕市燕市中諸將相肩接則皆以大

王故時責燕益急 成祖召公入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公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因問公師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叉數日公曰可矣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勒衛士攻克九門出祭纛見被髮而旌旗者蔽天 成祖顧公曰何神曰嚮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玄武也於是 成祖即被髮仗劒相應兵初起暴風雨 成祖不說公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元吉兵南行公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學行負盛名即不肯降幸勿殺當是時 獻陵居守公及郭資等日夜守禦輯拊兵民南兵再攻城設伏截其後城上呼噪伏發急開

門夾擊大敗南兵去又夜縋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數十人遠伏草莽間夜舉火鳴砲罷南兵不得休息輒出精兵奮擊敗之盡焚九門諸栅寨　成祖軍中有聞見與事及兵進止輒緘書飛騎問公條答附去並中機適靖難後爲左善世復姚姓賜名廣孝立東宮歷太子少師輔　太子南京　上令公蓄髮再三終不肯蓄髮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亦不辭　上乃召還兩宮人永樂二年賑濟蘇湖十六年來朝北京寓慶壽寺病車駕再臨視卒贈少師榮國公謚恭靖　上爲文神道碑洪熙元年侑享　成祖廟庭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侑享

高岱曰、袁珙初相　成祖年四十、髯長過臍、當登大位、　成祖恐人知、陽以罪遣之、行至潞河、密召入邸、於是　成祖見其鬚及臍、召珙、昂首謂曰、何如、珙對曰、鬚則及臍、殿下何昂首邪、昂則猶少不及、然時至矣、特爲力稍難、時有顛士不知何許人、亦亡姓名、佯狂譎誕、語多不倫、然事或奇中、　成祖獨心異之、時召與言、多隱語、贊成大事、一日見張玉子輔坐、背有梁塵、拍其背曰、如此大塵、猶不起邪、又嘗啓　成祖曰、城西某所有地、貴不可言、殿下豈有可葬者乎、　成祖怪其言不祥、曰、無之、顛曰、殿下乳母何在、曰、死某葬矣、顛曰、亟改葬、是是當有徵、　成祖從之、今所

稱聖夫人墓是也、又巨齊黃輩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
成祖舊所信任、密敕信伺執 成祖還京師、信憂甚不敢
言、以告母、母驚曰、不可、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
汝所能擒也、信益憂亡、何有敕使趣信、信艴然曰、何太甚
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宮門、 成祖見
其挺身來、乃召信入、拜於床下、 成祖佯爲風疾、不能言、
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 成祖曰、誠疾、信曰、殿
下不以情語臣乎、今朝廷有敕擒殿下、殿下果無意、當就
執、如有意、勿諱臣、 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
子也、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簷瓦墮地、 成祖心惡之、廣孝

曰無異、是欲易色耳、時有二人突入邸、見 成祖曰、殿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 成祖叱曰、狂夫何來妄言二人曰、臣爲布政司吏奈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諸臣、密疏殿下欲謀大事得旨逮殿下、脫不信、疏草在此、成祖以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二人曰、逐出亦死不出亦死、寧死不出、乃留匿邸中 成祖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入衛、又曰、 成祖師圍濟南日久、百計攻之不下、以有鐵鉉守禦故也、姚廣孝進劄曰、師老矣請暫還北平以圖後舉、師還、鐵鉉遂與盛庸等合兵進復德州諸郡縣及東

旨再北、成祖師復還北平、姚廣孝曰、前固已言之矣、師行必克、但費兩日、昌爲文從兩日、此後當全勝也、

筆記曰、燕王南下、留太子守北平、而廣孝輔焉、李景隆與高平安之師、前後數十百萬、皆計却之、燕王已定京師、即帝位、首欲封廣孝、廣孝固辭、爲留髮賜冠服居第宮女、亦辭、乃拜僧錄左善世、賜今名、遣使於武當山、營玄武宮殿、楣柱甍甍、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又一日、上忽顧謂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曰無之、曰吾已知矣、毋諱、廣孝曰、臣朝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是以介介耳、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即拜太子少

師尋命晉修　高皇帝實錄成遣撫吳地廣孝有故人王賓者居委巷不妄出入廣孝至吳三往見之皆不可廼屏騎從徒步造門賓遙語曰和尚差矣卒不見謁其姊姊亦揮出之熟徐視捫其項曰幸此尚在後還京師卒年八十五公幼名天僖爲僧名衍爲左善世名廣孝逸史氏曰廣孝協定大計乃循初服棲心玄門終不得以富貴易之奇士哉李卓吾曰即不循初服若李鄴侯亦何妨奇士總不在此也若王賓者奚足言嗚呼公知故人而故人不知公但知公之差而不知公之大也

李贄曰公官太子少師推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階特進

榮祿大夫勲柱國追封榮國公諡恭靖加贈少師別號獨菴老人又自謂逃虛子予時年七十五矣偶至燕寓西山極樂寺訪問公遺書遺像甚勤適有告者曰公自毅廟亨祀大興隆寺而今燬矣今移公像于崇國西偏甚不稱予齋戒擇日往崇國寺瞻禮見墨蹟宛然儼有生氣俯仰慨慕欲涕者久之以爲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休養生息遂至今日士安於飽煖人忘其戰爭皆我　成祖文皇帝與姚少師之力也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而其可如此苟簡棄置之哉公像甚精峭上有題偈乃公親筆若以爲古物亦當守爲世寶況眞儀乎意欲移往崇國寺朝夕瞻

拜以致皈依縱在世不久亦愈于谷抱遺恨也公有書名道餘錄絕可觀漕河尚書劉東星不知於何處索得之宜再梓行以資道力開出世法眼

御製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姚廣孝神道碑

朕惟商宗得傅巖之叟以佐中興漢高用赤松之流以成大業蓋天之生斯人也豈偶然哉惟我太子少師姚廣孝蘇之長洲人祖菊山父妙心皆積善母費氏廣孝器宇恢弘性懷冲澹初學佛名道衍潛心內典得其閫奥發揮激昂廣博敷暢波瀾老成大振宗風旁

通儒術、至諸子百家無不貫穿、故其文章閎嚴、詩律高簡、皆超絶塵世、雖名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爲不及也、洪武十五年、僧宗泐奉至京師、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一見異之、命住持慶壽寺事朕藩邸、每進見論說、勤勤懇懇、無非有道之言、察其所以堅確有守、積純無疵、朕益重之、及

皇考賓天、而奸臣擅命、變更舊章、構爲禍亂、危迫朕躬、朕惟

宗社至重、匡救之責、實有所在、廣孝于時、識進退存亡之理、明安危禍福之機、先幾效謀、言無不合、出入左右、

帷幄之間啟沃良多內難既平社稷奠安乃召至京師命易今名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既又賜之誥命祖考皆追封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如其官朕命儒臣纂修
皇考太祖高皇帝實錄廣孝爲監修官躬自校閱克勤所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帛悉散之宗族鄉人其平生樂善好施天性然也永樂之六年三月來朝北京仍居慶壽寺朕往視之與語極懽至二十八日詔諸門人告以去期即斂衽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朕聞之哀悼不勝輟視朝二日命有司爲治喪葬追封榮

國公謚恭靖贈以勳號百司官僚暨畿內士庶遠近傾赴肩摩踵接塡郭塞衢雖武夫悍卒閭巷夫婦莫不贊嘆嗟咨瞻拜敬禮惟恐弗及凡七日儀形如生異香不散卜地西山礱石建塔四月六日發引靈輀飄灑法幢旋繞于以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壞得舍利皆五色其所養深矣六月十一日乃葬墓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嗚呼廣孝德全始終行通神明功存

社稷澤被後世若斯人者使其栖栖于草野不遇其時以輔佐興王之運則亦安得播聲光於宇宙垂功名于竹帛哉眷惟耆艾深切念懷乃揚其功德之不可泯

者勤之金石以詔來人

湯陰伯郭忠襄公

公名資字存性武安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爲戶科庶吉士試主事戶部總部歷改湖廣陝西司爲眞陞僉都御史尚書郁新薦改北平叅議陞叅政不數月進布政使靖難兵起公獻策防禦已而留侍　獻陵居守李景隆攻北平晝夜扞備輯睦兵民轉給饋餉靖難後陞戶部尚書　上曰資朕蕭何也未閱月出掌北平布政司事即建北京置行部與雒僉並改行部尚書深見信用永樂十九年罷行部復爲戶部尚書時廵狩營建百費並興皆公調度　獻陵

即位、立東宮、兼太子賓客、陞太子太師、以足疾、賜勅給半俸致仕、復其家、宣德四年、召公以太子太師掌戶部事、免朝參、公益恭愼、祁寒暑雨、必入署視事、不少休、卒年七十三、贈湯陰伯、謚忠襄、永樂後、文臣贈伯四人、金純山陽伯、吳中茌平伯、金濂沐陽伯、

尚書宋公

公名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爲山西按察僉事、坐事左遷戶部主事、謫戍寧夏、建文初、薦授陝西僉事、孝巳、又坐事除刑部員外郎、靖難後、命署禮部事、俄陞禮部右侍郎、逾月、轉左、永樂二年、尚書工部、或曰、公爲陝西布

政使召爲工部尚書時營北京公取材川蜀七年奔憂俄
山通道泝入險阻時下　勅嘉公勞績九年治漕河已又
入蜀十二年九載考績十六年來朝又入蜀是歲理獄江
西十七年又入蜀是年病召還京理部事造畚舟十九年
造黃舟是年又入蜀公初治漕河濟寧與侍郎金純都督
周長修復會通河置十五閘盡用濟寧同知潘叔正策役
夫二十萬工十旬蠲租一百十萬石浚黃河故道用侍郎
張信圖策與輿安伯徐亨侍郎蔣廷瓚自祥符魚王口至
中濼下二十餘里殺水勢河成賞功公第一長以徇私虛
人不得賞又於寧陽築堤城壩遏汶水盡入漕河用御史

治河一事見宏濟碑類以

濟況上北者少

淤塡策疏浚河至海豐大沽河入凡四百五十七里役夫三千工一旬自是挽漕京師罷海運公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呂震言公卹典未備與葬祭正德七年始賜祠祀會通河上公剛果質直有經濟才馭下稍嚴以故事亦易集純泗洲人洪武中太學生爲文選郎中江西參政召爲刑部侍郎扈駕北征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賓客所至有政績淮泗間治水功最著卒贈山陽伯純寬和有容吏事幹敏宣德三年夏暑勑法司疏獄純數會客宴飲言官論純淹囚頒繫錦衣獄 上念純老臣與致仕去純在刑部 獻陵嘗論純及臺寺劉觀虞謙曰法司尚

羅織言及國事輒論誹謗甚無謂自今諸告誹謗者悉勿治又嘗曰朕或嫉惡過甚處法失中卿等須執正長天長人有膂力善騎射從靖難白溝東昌藁城戰有功歷官督府治漕河卒贈萊陽伯諡忠毅又有顏芳者夏人讀書通古今洪武中舉孝廉為刑部郎官知吉安府有惠政民思之坐事謫為辦事吏從治河濟寧復為工部主事永樂十年以公薦陞工部右侍郎清潔無私

河間張忠武王

王名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為樞密知院洪武十八年自拔來歸二十一年從征捕漁海子哈喇哈授濟南衛副千

戶以至都指揮同知建文即位稍繩削親藩　成祖舉兵
靖難王謀畫爲多事可否進止衆論未定者王正色數語
立決首用王策奪北平九門撫順鋤强三日城內外悉定
師將南出王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會馬宣起兵薊州
迎拒王攻之宣率衆出戰執殺宣并執毛指揮使是夜急
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師行以得人心爲本簡敢勇士四
鼓登陴開其城門將士皆入城中始覺守將率衆拒戰執
殺之不傷一人分兵永平密雲皆望風輸款從　上至灤
河王進曰都督潘忠楊松在漠州阨吾南路宜先擒之
上悅立發兵曰汝爲先鋒遂攻涿州雄縣擒潘楊二都督

時長興侯耿炳文率兵二十萬屯眞定王自請往覘敵還言軍無紀律且其上有敗氣無能爲上至無極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召問今兵所向度可必勝否衆未有說王曰今當徑趨眞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一鼓可破也上曰善吾倚王一人足辦吾事抵眞定接戰炳文大敗獲其左右副將軍李堅甯忠及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復敗安陸侯吳傑軍永平馳報江陰侯吳高等以遼東兵圍城急又諜報曹國公李景隆引兵數十萬將攻北平城上與王謀東援永平既至高等望風棄輜重遁上從 上追斬甚衆王言大寧去此不遠請移軍襲之可

免後顧、上從之遂攻大寧、殺其都指揮朱鑑北平報景隆兵圍城急遂旋師王請擣景隆營大戰三日城中亦鼓譟出表裏夾攻景隆軍不支大敗遁去從攻廣昌大同悉下諜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王言兵貴神速先事者勝請往駐白溝河以逸待勞 上命王率衆馳駐河上三日景隆兵至王以騎兵挑戰景隆復大敗收餘卒退保濟南乘勝追擊圍其城既而解圍還攻滄州獲其大將徐凱進攻東昌敵列陣決戰 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上數匝衝擊得出王不知 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王竟被創歿年五十八 上哭既旋師諸將侍

語及東昌事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玉令吾寢不帖席食不下咽耳殞涕不已諸將皆泣上即位論功顧侍臣曰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歿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追封榮國公謚忠顯仁宗在春宮數與侍臣言玉識見謀略卓然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有臣直之益洪熙元年加封河間王改謚忠武袝享成祖廟庭子輔別有傳

東平朱武烈王

王名能字士弘懷遠人父亮國初功世燕山護衛正千戶

王嗣官事　成祖靖難建文元年起兵靖難、王及河間王首議縛三司、奪九門、即引兵東攻薊州、敗都指揮馬宣兵、拔薊州、慶石門又拔遵化、襲破大寧、還兵破雄縣漠州擒都督楊松、長驅至眞定、敗長興侯耿炳文、再戰滹沱河、王躍馬大呼突陣、敗炳文兵、還鄭村壩、破九門兵、又敗平安兵白溝河、二年攻濟南、追戰敗鐵山下、戰東昌、盛庸鐵鉉力戰、圍　上數阨、平安兵又至、圍益急、王率周長等兵合胡騎奮戰、　上潰圍東北角出、還營王在諸將中最年少、善戰、河間王善謀、戰沒東昌、軍事一諮王、是年歷陞都指揮同知、三年、收合諸軍將薛祿等、進戰夾河、擒都指揮張

安夾河之戰譚淵死靖難兵窘得王至再戰勝軍聲復振
敗盛庸兵藁城三戰三敗之遂率王與陳亨諸將攻眞定
王先鋒衝庸中堅殺幾萬人擒都督顧成出奇兵截南兵
哨騎連戰順德大名彰德衛輝皆有功戰西嘉山破定州
十月戰蠡南兵大潰是年陞都督僉事四年克東阿進攻
東平殺判官鄭華盡破汶上諸寨至小河王眞戰死平安
兵大捷靖難諸將議旋師王獨按劒奮罵諸將曰漢高祖
壯哉
十戰九敗終有四海今舉事連捷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
人耶諸將皆大不忠當斬衆遂定　上引兵南下大戰大
店又戰小河橋又大戰齊眉山遂捷盛庸平安等合兵六

十萬依潼山爲陣王率李遠等設奇四面進攻大敗平安等銀牌軍都督陳暉來援安又敗暉擒平安等三十人降十萬衆六月渡江進屯金川門夜漏下五刻門開定京城建文四年封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永樂四年克征夷將軍率二十五將軍討安南加祿千石至龍州卒能身長八尺沉毅驍果善拊士卒被服常依儒生追封東平王諡武烈侑享　成祖廟庭

定興張忠烈王

王名輔河間忠武王子也靖難功歷陞指揮同知辛巳嗣父都指揮同知統父兵戰夾河藁城彰德靈璧有功壬午

九月封信安伯食祿一千石與世券永樂三年以父功進新城世侯加祿三百石四年充征夷右副將軍佐成國公討交趾成國公卒軍中進王大將統二十五將軍兵八十萬入賊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我師至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破交州乘勝引兵處清化覆其巢穴降夷民十餘萬季犛遁入海屯兵鹹子關賊襲我逆擊敗之五年督舟師進攻斬馘數萬追至奇羅海口擒季犛并其二子蒼澄交南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 上議復古郡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六年進封英國公食祿三千石是年交賊簡定又反王率師二十

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京、八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
陳氏、王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險、荷花口、王率兵促之、至
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我、王偵知、令先驅曰、羣象來衝、一
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象奔還自相蹂、大軍乘之、賊敗、十
二年、縛季擴、十三年、留王鎮守、盡平餘寇、十四年、召還京、
二十年、從 上北征胡、二十三年、冊王女為貴妃、洪熙元
年、加太師、改王從兄兵部右侍郎信為錦衣世指揮同知、
宣德元年、漢王謀反、密遣人通王、王母賢、令王縛見 上、
得早覺、從 上親征、加祿歲三百石、顧佐為都御史、請保
全功臣、王辭兵權、時時與蹇夏三楊諸大臣侍 上左右、

備顧問正統十四年從駕出土木敗績王歿景泰元年贈定興王謚忠烈王三征交趾皆與沐晟偕王功爲多王器宇雄壯顧盼有威不妄言笑歷事　昭章睿皇皆重王李贄曰使定興與輔不還京師得似沐黔寧長守交趾以至正統十四年乃卒則安南豈有先定興輔而陷没者哉等死耳不死於交趾以爲忠而死於土木以爲不忠悲夫

鄞國薛忠武公

公名祿膠人也起卒伍從靖難奪九門東攻薊南破雄漠圍眞定搶駙馬李堅東援永平襲大寧旋師解北平圍大戰白溝河又戰夾河滹沱河先登有功單橋之戰馬蹶被

擒、奮脫縛、抜刀斬守兵數人、復上馬去、再戰、大敗平安軍、轉戰淮上有功、陞督府僉事、從北征胡有功、進右軍都督、訓練幼軍、董建宮殿、永樂十一年、封陽武侯、食祿千一百石、又再出征胡、 獻陵即位、巡北邊、戰虜大松嶺、斬獲功多、遣鴻臚卿郎軍中勞賞、與世券、加祿五百石、洪熙元年、充鎮朔大將軍、巡邊、 景陵討高煦、以公宿將忠謹、克先鋒、圍樂安城、擒高煦、留鎮樂安、明年、從 上巡邊、出會州、戰敗虜寨下、留鎮薊州、永平、復充鎮朔大將軍、護軍餉開平、又出巡邊、戰虜鳳凰嶺、斬其酋、收孳畜數萬、加太保、條上邊事、城赤城、永寧、獨石、疾作、召還、卒、贈鄆國公、謚忠武、

公有勇略謀定後戰以故戰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又潔廉善撫健兒同甘苦人樂爲效力靖難諸將推河間東平二王及公三人爲最

鄖國張襄僖公事　長陵

張信臨淮人父興開國功爲永寧指揮僉事信嗣官紫江草塘功陞都指揮僉事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即位覲北平大臣薦信有謀勇調北平都司受密勅令與謝貴張昺合力盡縛藩府人信日夕憂懼母怪而問之信跪對曰兒統兵邊關焉能無憂母曰汝非此憂其語我故信屏左右對曰密旨欲得親王奈何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氣在

燕汝無妄爲禍家族信益憂懼未幾勅促信益急信艴然
起曰何忍已甚至此三造燕邸　文皇辭不見乃乘婦人
輿求見　文皇召入拜床下時　文皇稱風病不能言久
矣信頓首曰殿下無恙即有恙當急諭臣　文皇曰余誠
病且困待死爾信復曰殿下不以情語臣朝廷密勅信執
殿下殿下意果無他幸從臣歸命京師即有意宜告臣
文皇見信稱臣又意甚誠惻泣下告信密謀立召姚廣孝
朱能張玉定計奪九門信遂從靖難兵戰大寧眞定鄭村
壩還軍攻九門營西克大同轉戰夾河藁城渡淮破盛庸
兵入金川門陞都督僉事再封隆平侯食祿一千石與券

世伯　文皇時聘呼信為恩張凡召　太子北京察藩王動靜諸密要事皆命信永樂二十年征胡功加少師洪熙元年與世侯券支兩俸子鏞自立功為指揮僉事先卒鏞子淳嗣官正統七年信卒贈郧國公謚襄僖淳以指揮僉事嗣侯卒子福嗣侯無子弟祐嗣侯卒無子弟祿正德三年嗣侯卒子偉優給十二年嗣侯

廣寧侯劉忠武公　事長陵

劉榮宿遷人為總旗從靖難立功夾河藁城淝河陞督府僉事出塞討馬哈木阿魯台進左都督充總兵守遼東改名江當是時倭寇數入永樂十七年倭舡入王家山島傳

烽至公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堝以倭數千人分乘二十艘直擣馬雄島圍望海堝榮發伏出戰遣奇兵伏山下斷其歸路倭奔入櫻桃園公合圍斬首七百四十二捕生八百五十七自是倭大創迄今不敢犯遼東召封廣寧伯食祿千二百石與世券復名榮還鎮十八年卒贈侯謚忠武子湍嗣卒無子弟安嗣正統十四年從征降都督同知景泰中守大同詔復伯爵時 上皇至大同安邀郭登出見郭曰虜不可測吾二人者守土爲職脫有變奈社稷何擐甲登城北面拜曰臣義與城存亡安竟出見命進侯從
上皇入京言官葉盛劾安落侯復爲伯天順元年進封侯

加祿六百石與世侯券成化七年卒贈嶧國公謚忠僖

卷九終

#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

秣陵　焦竑　輯

## 左春坊大學士解公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會試禮部第七廷試第三甲縉兄綸及女弟之夫黄金華亦同登第　太祖授綸禮部祠祭主事縉與金華皆中庶吉士一日幸大庖西諭縉日爾試舉今政所宜施行者縉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　上喜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溍忌之縉乞改官乃官御史李善長死縉言善長出萬死佐　上得天下爲勳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

不測以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
刑而臣懇惻爲言願戒來者縉又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
國寃爲詹徽所嫉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
齒恨之旣時時敢直言　上乃召縉父謂曰大器晚成若
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　諭縉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
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八年　上崩縉奔喪被劾謫河
州衛吏建文初召入爲翰林侍詔靖難後　成祖召縉及
黃淮備顧問遂入内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
胡儼楊榮等陞縉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内
閣預機務自縉始也時儲位未定　召縉密議縉言立嫡

以長又言好聖孫上遂立世子爲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陞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縉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又謂不宜過寵漢王上怒乃出縉廣西叅議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八年上北征縉入奏事不見上見東宮而還漢王乘隙譖縉遂徵下獄三年死獄中死年四十七縉喜引拔士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當時蹇夏黃陳之用縉密贊居多文皇嘗與論羣臣御書蹇義等十人命各疏其下仁宗後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也官其子禎期爲中書舍人

大庖西封事萬言畧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既無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貨利聲色游畋玩好之欲、此皆遠過於漢宋、又何遜讓於唐虞、唯願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唯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無變之法、無一日無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纔集一時、

兎園衆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又云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孳孳於治民治强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粢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鈎鉅之巧此治民治强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勤勞甚非所以厲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蓋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譽救甚難而多得禍進人不擇

於賢否，授職不量其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咸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囂悍，闒茸下愚者，朝捐刀鑷，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符章，朔履之賤，衮繡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豈恍惚有德？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恍惚，無不洞矚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夫罪人不孥，罰

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蹈其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何取夫節義哉

吾學編云初　成祖寵信公手書倚任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公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具實封以對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元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奏上　成祖以示　東宮曰至剛朕

巳洞燭餘徐驗之　東宮問縉建文君所用之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巳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楊東里云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煖平生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後裔而襟宇闊畧不屑意細故表裏洞達絕無崖岸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故求文與書者日輻輳䋲不畏羈縶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曰　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其文雄勁奇古詩豪

宕豐贍書小楷精絕行草亦佳

天順日錄云　文廟過江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俱約同死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宣聖遺像自爲贊繫衣帶縊東廡下後縉爲周作傳戲謂其子曰當時若同死誰與爾父作傳邪

畜德錄云解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見詩大有所感郎命所親信夏原吉迎　太子於南京

傳信錄云宮闕初成　成祖命書門帖縉書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遂大喜厚賚之又云中秋節開宴賞月而月

爲濃雲所掩 上命縉賦詩縉作風落梅一闋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 上覽懽甚賜飲至東白

閣學記云 高皇帝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翊運元臣親如善長貴如廣洋惟庸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慴縉以一少年上庖西萬言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 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歎可想見規模真弘遠矣召旋河隴踐歷清華密贊建儲有致老舊臣所不及然卒罹於讒莫之敢白悲夫

瑣綴錄云 成祖渡江周是修與胡解等俱有約既而解

令閱胡見胡如𠕇回問家人饅猪否解笑曰一猪尚不捨

肯捨性命又云文華寶鑑成　上諭縉曰　皇考訓一太

子嘗采經傳格言爲耶鑑錄朕此書稍加充廣益以　皇

考聖謨大訓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能守此足爲賢君

矣

少保黃文簡公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丁丑乘二甲進士授中書舍人

壬午靖難師過江淮同百官歸順　文皇簡入內閣授翰

林院編修進侍讀三月欲立東宮淮對曰立嫡以長萬世

正法　上意遂决冊立　仁宗爲皇太子命淮爲庶子兼

侍講五年遷右春坊大學士輔導　皇太孫七年巡狩北京命蹇義金忠楊士奇及淮留守諭曰朕留汝四人居守猶唐太宗簡輔翼監國必付房玄齡也八年　親征胡虜適長沙妖人李法良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言彬不可用淮曰豐城老將必能成功兵貴神速宜亟遣以掩不備既而法良就擒漢王愈忌淮九年虜酋阿魯台來降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淮曰北虜狼子野心離其黨則易制併爲一則難圖　上顧左右曰黃淮執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處平地所見唯目前耳十一年再命留守兩京陞翰林院學士十二年漢王隨侍北征

日夜窺伺間隙譖言監國之禍適淮進表行在上大怒逮繫獄中十年仁宗嗣位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仍領內閣事洪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夏五月仁宗宴駕皇太子往南京省謁孝陵未至淮及楊士奇等佐鄭襄二王監國宣德改元八月漢庶人反上親征命淮留守師旋固請歸田時淮父靜菴年八十有九淮襄事畢拜恩闕下上留累月賜遊西苑乘肩輿登萬歲山錫宴山麓翌日仍宴餞太液池諭曰明年朕誕辰卿其復來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淮家居二十載正統十四年卒壽八十三謚文簡

瑣綴錄云有謂芳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没許白雲之
極刑皆出於文簡祭酒劉益謂文簡好訾毀同列
縣笥瑣探云　文廟嘗選進士二十八人入翰林讀書令
大學士解縉督其業時周文襄公忱奏願入選然所選二
十八人已足　上特嘉獎曰此有志之士許之又選中書
舍人二十八人習羲獻書以黃文簡淮專領其事一日謂
文簡曰諸生習書如何對曰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不
敢儕二十八人之列但日日跪階下臨搨　上問鄉持所
書來否淮即出書　上問何鄉人對曰越陳剛之後　上
曰當今與二十八人同習淮對此人尚在匠籍須[illegible]與敘

食給筆劄於是即令有司落其籍宗淵遂得脫匠籍徑入士流矣

殿學記云予觀文貞所載日錄謂淮忌胡廣解縉再觀省愆錄乃知淮之不恭夫一黄淮耳下獄十年家食二十餘年杜門掃軌不問國事者三十餘年而同事七人縉既雖㩲廣亦愧天唯文貞兼約文敏謀幄淮之蒙詬其可知也可痛

吾學編云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解縉没詔獄唯西楊秉鈞最久東楊謀幄最密並總修累朝實錄而公圖十十年家食餘二十年蒙詬簡牘君子弗信也禿翁曰此一段是文簡公斷案

太子賓客胡公

胡儼字若思南昌縣人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教諭以内艱去丙子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餘干遂著爲令建文元年己卯陞桐城知縣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儼學足達天人之際智足資帷幄之籌下吏部召儼比至京靖難兵渡江矣文皇即位擇翰林官吏部更薦儼　上曰儼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送翰林供事解縉又薦儼遂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内閣尋陞侍讀永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讀外艱去　部奪情儼持論少戆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

儼學行堪爲師表陞國子祭酒、上幸太學御彝倫堂賜坐講經俯聽甚悅賜賚優厚六年薦修撰吳溥爲司業八年、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 皇太孫監國洪熙元年春以疾乞休賜璽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儼在國學二十餘年時諸生託故告歸者坐法戍邊賴儼申論得免儼雖出内閣不復預機務然 朝廷大制作凡修 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推總裁正統八年年八十三卒儼自處淡薄衣食僅足方岳重臣俱待以師禮嘗典湖廣鄉試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刻文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私曲後

楊溥歷內閣少保卒爲時名臣

天順日錄云胡顒菴急流中勇退人也又云儼爲祭酒以

師道自重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

顯位者執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

太師楊文貞公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初試吏部尚書張紞讀其策

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列名第一授王府審理副 成

祖即位遂擢翰林編修尋陞侍讀時方開內閣于東角門

內命士奇等七人處其中因諭士奇曰朕知爾文學親擢

至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二年立 皇太子兼左春坊左

甲戌一日講大學士奇呈講義　上覽畢曰先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侍講學士王進講乾九四舉儲貳以說　皇太子疑其言問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之說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聉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箪諸物或得其目以進　上閱之無士奇名獨召問士奇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作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臣病未往贈也今衆名雖具

而受否未可知且其爲物微甚當無他意　上遂命燬其
目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既稱善即
命與諸尚書皆觀兵部尚書劉儁私謂士奇曰請以有字
易自字衆謂二義不相遠且　上既稱善可勿易士奇奏
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　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
事七年車駕巡北京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專職輔導
皇太子覽文章正宗稱真德秀學術純正閱歐陽修文集
喜其奏議懇切因謂士奇曰廬陵有君子春坊贊善王汝
玉每以詩法進　皇太子士奇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
歌南薰之詩皆言志也　殿下明經講道之暇若娛意文

字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九年
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士奇問曰爾輔東宮日久果何如
士奇對曰殿下孝敬無比　上使言其實曰凡有事宗廟
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曰汗
即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代曰　上以命我可遣代乎遂親
祭祭畢汗徹體疾遂愈亦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而後遣
行不敢輕任下人　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從古聖賢
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
陛下付託　上悅十二年正旦日食　上問禮部翰林諸
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與否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

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同日宜免賀士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宋仁宗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恐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　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士奇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義對曰不知若朕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既知矣言之何害耶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事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樂北京雖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雖　陛下善處之使

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
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
內以 東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
曰此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
楚王來朝謁 孝陵 上命 皇太子太孫及諸皇孫陪
謁問翰林諸臣拜位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東
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分
列兩傍 上出所書位次與士奇合卽遣鴻臚寺寺丞周
昇持赴陵少頃復命以宸翰上 上遂以與士奇實藏之
皇太孫勤學好問 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侍講讀士奇

蹇義同舉儀智衆以爲老士奇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當今廷臣未見其比　上曰智雖老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食宜免賀朕識之二十二年八月　成祖北征上賓學士楊榮歸自行在以聞　仁宗即遣　皇太孫往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趙府爲變因秘未發喪獨急未有所與士奇言　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上即取付太孫曰有緊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而謂士奇曰卿言誠是皆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說以付之浮議何由而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當悉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士奇曰此收人心之

一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

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于　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倣漢制易吉服　上未答震退徧語羣臣易從吉士奇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　成祖皇帝仍素衣冠經帶者數月今　上於　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毋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說羣臣皆素衣冠黑角帶遂以聞　上亦未答明旦　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罷朝　上諭左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

華蓋殿大學士尋陞少保本年十月一日大理寺卿虞謙上封事過激　上怒降謙為大理寺少卿而以屬吏楊時習為卿士奇以為不可即復其官本年十二月加少傅進階榮祿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于　上曰民間馬畜已散軍伍尚餘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二官領牝馬太僕寺死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謂不可慶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授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

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 上許出內批罷其事已而不報明日士奇又言曰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而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恐無志於問學矣此令之失非小也 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邪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爾孤立恐為衆所傷不欲以卿言而罷耳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曰卿等今可草勑止散馬矣士奇頓首曰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 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駒倒損不責償未

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唯密與朕言李處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本月　上以梓宮在殯新正朝儀不用樂及鴻臚習儀仍用之士奇與黃淮等疏言前已議不用樂乞勑禮部設而不作遂有旨如士奇言洪熙元年正月命士奇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　上厲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士奇請辭俸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用取虛名　上曰朕成爾志乃聽辭於是蹇義亦

辭戶部尚書俸、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迕士奇、後已陞爲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卽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命都察院逮治、士奇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卽位、皆悉寬宥、今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衞綰不赴、卽位用綰、前史韙之、上喜、卽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勑奬諭、二月、賜士奇田二頃、士奇懇辭、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幸少延殘喘、得更事陛下二三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

用等交奏其賁直士奇進曰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唯
陛下容之　上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故士奇又
進言曰　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加罪四方朝覲之
臣咸在豈能盡知謙過只謂　朝廷不能容直言耳　上
惕然曰朕非怒謙乃其言自有過者卿可以朕心諭之士
奇曰此非臣言能使之諭當以璽書開諭　上遂命士奇
書勑引過而待謙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　上以
士奇匡輔力多特賜璽書其畧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
左右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嘉謨嘉猷入告於內
則予於治茲以已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用藏於家傳之

後世唯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唯艱共思保守唯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國咸休永世無斁　上嘗論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但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士奇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令試卷例緘姓名請外書南北二字如當取百人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向青陳山迎見請乘勢移師彰德　上問楊榮榮亦力贊　上又問蹇義夏原吉吉義依違而已榮隨傳旨令士奇草勑士奇曰事當有實今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如此能服人乎乃

往見蹇夏言不可狀蹇夏曰　上令特信榮言不係吾輩
可否乃復見榮曰　太宗皇帝唯三子今　上唯二叔其
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　皇祖之靈榮
曰汝不草勑吾當以聞俟復召蹇夏蹇夏乃以士奇言白
上上於是不得而止然言者猶喋喋乃特召士奇問曰論
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唯趙於　陛下最親
上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言示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更
得一璽書諭之尤妥於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
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久之　上復召士奇諭曰吾待
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

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大
臣皆言此黎利之詐當發兵誅討或謂與之無名徒爾示
弱　上召士奇與楊榮榮曰永樂中費數十萬人命得此
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士奇曰榮言
當從初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
郡縣其地數年以來兵民困於交阯極矣此皆　祖宗之
赤子體　祖宗之初心保　祖宗之赤子正　陛下盛德
何謂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
皇帝久矣聖心每慽此事恐有意外之慮願　陛下勿疑
上意遂決六年七月日旣夕　上微行至士奇家士奇扣

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自輕、上笑曰、朕思辯一言、故來爾、七年二月士奇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公廉端厚能爲國爲民者、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以賍問罪、併坐舉者、凡因保舉授官而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庶不爲小人所誣、英廟即位、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經筵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縣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只令吏部選除、士奇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縣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稱

得人間有一二菲才蓋緣舉主一時審察不至亦或實是
徇私所司不行糾舉故耳臣　宣宗臨御之時體　祖宗
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事當時不聞人
有異議多以得人爲喜今乃以爲不美耶唐太宗力行仁
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刺守縣令後來至天下斗米三
錢今謂保官恩出於下夫衆臣舉保吏部審實具名奏請
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卽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者
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廢壞　先帝良
法使小人皆得進用伏望　聖斷只依　先帝勑旨施行
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

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唯念用人賢否國家治亂所關是以竭誠盡言　詔如士奇議六年麓川變反太監王振主征討命王驥爲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叅之士奇贈詩有征蠻忽遠圖之句其後師雖有功實爲南方大病八年士奇子稷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等御史陳員韜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上士奇疏乞致仕　上優旨留之九年復賜璽書曰卿歷事祖宗寔唯簡在曁朕繼統啟沃弼贊厥勞尤多卿子旣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以副倚毘士奇感流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嗚呼功成名遂

身退難矣哉然士奇實無可退之義也唯有與賢以自代耳、

三朝聖諭錄云、　宣宗皇帝嘗奉　太皇太后往謁陵士奇與蹇義楊榮等皆從　上傳　太皇太后命士奇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月、　上諭士奇曰　太皇太后為朕言　皇考往在宮中識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評議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少斷卿能特正言不避迕意方議事時、　先帝本不從卿然卒從卿始不敗事、士奇對曰此　太皇太后之盛德、　仁宗皇帝之盛德顯　陛下常奉　聖訓、

野記云、 皇后大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 朝廷尚有何事未辦者、文貞首對三事其一建庶人曾忝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 后曰曆日已華除豈可復用、對曰曆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冡洪武之年以亂實、 后頷之、其二、 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太宗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弛其禁凡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蘇談云楊文貞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嗣初、[illegible]與文貞在武昌因患難之交、訥黑窯匠以一文辭預[illegible]、嘗[illegible]坐以一[illegible]

皆人所事悉登臺閣、

縣笥瑣探云、 仁廟嘗幸文淵閣、問今之山林有知名士否、對曰東吳有陳繼善爲文、 仁宗召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 上曰、此嘗在禁庭、乃改翰林五經博士、繼字嗣初、公初未相識、因夏忠靖治水蘇郡、得繼文以歸、偶見之

菽園雜記云、東里楊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日知崑山縣羅永年以事上京、東里問崑山有屈昉、永年非愁、慚赧而退、未幾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前輩留心人物如此、又云 國初諸司皂隸士騶從而已、宣德間始有納銀免役者、蓋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改

名曰柴薪銀也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隆卑定立名數每歲銀解部以巨萬計在京諸司則皆出畿內并山東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

殿學記云予觀涉美稿石臺稿見文貞蚤歲斯弛匙岸覷天下莫已若及觀國史暨三朝聖諭錄乃知管仲之才優於召忽魏徵之績多於王珪輔亮　東宮保全趙邸歷事四朝終始一轍或者乃以周是修之死子稷之獄少之則吾不知也

吾學編云十二年秋　上北征還下公錦衣衛獄繫尋宥之二十年秋　上北征還又下公錦衣衛獄繫逾旬乃釋

可知監國之不如從幸審矣、監國之臣易生嫌隙、又云洪熙元年四月、公及蹇夏東楊侍、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愴然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日召公及蹇公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幸得保全言已而泣二人亦泣、上曰卿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遂賜公楊貞一印閱月、上崩、又云宣德三年、上謂朝臣貪濁奈何公對曰、貪風始自永樂末年、上問何故、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數疾、不視朝、息從之臣、請託賄賂公行無忌耳、仁宗嘗諭侍臣曰、諸臣唯吏部侍郎師逵廉東楊曰當時亦唯

方賓有貪名　景陵即位顧東楊問今日誰最貪對曰莫甚劉觀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觀去誰可代於是乃以顧佐代觀又云　上立文華殿召公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饋榮者士奇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内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唯榮耳臣等皆遠不及　上笑曰朕初即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爲榮地邪士奇頓首曰願　陛下以幽容臣者容榮又云　裕陵即位冲年　昭皇后臨朝獨委任公公乞屯田以省漕運謫逋愼獄作養生民嚴敷百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頗稱得人

馬壬戌　上度野狐嶺至山巔召學士胡廣及榮指示山川形勢各於馬上賦平胡詩榮有聖主尊居四海安天教戎虜自相殘之句未幾諜知虜酋本雅失理與其下阿魯台讐殺東西奔遁亟召榮諭曰此賊果自相殘前詩不爲讖乎三月　駕發凌霄峯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幼孜刑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　成祖命中官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榮下馬爲幼孜整鞍轡不數步復墜馬鞍盡裂榮即以所乘馬讓之而自乘虜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至午方詣中軍　成祖大喜笑語幼孜曰此中多

狼汝非楊榮殆將不免三月、　駕次清水源其地有鹽海、有近水皆苦鹹不可飲明日營西北二三里忽有泉湧出味甚甘　上遣中官以銀瓶汲取親嘗之乃賜榮等飲而士馬皆給因名爲神應泉馬榮等應制賦詩五月　駕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逼賊境、　上駐蹕河上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主護衛而以榮掌之胡寇平班師軍士食乏榮言宜召乏糧者即日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炒散給并下令凡軍士糧炒多者許假貸、回京倍償秋七月至開平召榮還南京計事事竣還京冬十月扈　駕南旋　上賜鞍馬錦衣襌襖路費九年辛卯、乞奔母喪賜白金鈔幣

遣中官宋成送至家祇家服已闋六月還京賜酒饌勑戶部優免其家徭役八月命爲應天府鄉試考官九月 皇太子命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十月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爲總裁十年壬辰冬十一月甘肅守將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逃去主赤斤蒙古衛指揮塔力尼將爲邊患 勑守陝西豐城侯李彬討之仍命榮往經畧榮還具言戎狄豺狼叛服常態不足以勤大軍遂勑彬旋師未幾叛者皆附十一年癸巳二月復 駕幸北京賜 幣鈔米等物十二年甲午三月扈征瓦剌時 皇太孫侍行 成祖謂榮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知過人

今令從行、俾知用兵之法、且使躬歷行陣、知將士勞苦、閏月駐蹕興和、以尙寳司丞之人命榮兼掌、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勑旨旗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乙卯、師次大石錢、成祖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秋八月、還北京、賜鈔幣等物、冬十一月、上諭榮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傳註之外、諸儒論議、有相發明者、宜采附於下、周程張朱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宜類聚成編、以榮總其事、十三年乙未、三月、禮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太學、命榮爲記、五月、

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榮進詩文加賜上尊束帛鈔衣九月所修書成賜名性理大全宴於禮部十四年丙申四月陞翰林院學士仍兼春坊庶子冬十月扈　駕南還十五年丁酉三月　駕復幸北京屢召問民情賜白金鈔幣金織紗羅紵絲衣帶十六年戊戌五月進　太祖高皇帝實錄　成祖御奉天殿受之龍顏良久嘉奬再四會學士胡廣殁命榮兼掌翰林院事　成祖注意益隆而諸大臣忌之屬北京國子監缺祭酒衆因薦榮　成祖曰吾固知其可汝但求可以代之者於是衆意銷阻六月　詔修天下郡邑志　命榮總之十七年己亥十二月進言十事皆指

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成祖覽而喜曰實切時病與
汝爲心腹之臣君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愼密
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眞俾入奏乃　詔諸司郎
日悛改十八年庚子元宵節　上御午門觀燈賜百官宴
幷示以御製詩榮和而進　成祖悅陞文淵閣大學士兼
翰林院學士階奉政大夫賜宴禮部十九年辛丑正月北
京宮殿成初御朝賀　成祖念榮日侍左右寵加賞賚四
月庚子夜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
偏切近窗閣榮奮身直入麾衛士三百人將御書圖籍并
積歲制物文書舁致東華門河次　上嘉之賜銀酒杯古

銅器各一事鈔千錠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等十餘人爲飛語所中成祖大怒榮力爲救解得免是冬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死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皆下獄禮部尚書呂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險邪誣罔上益怒榮極言其無他二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乏餽運爲憂論才力或不及險邪未之見也由是上置不問二十年壬寅三月從征沙漠秋八月還京師九月宴隨征將士命榮坐前列賜鈔幣并二品金織襲衣靴襪閏十二月甲子詔復西征有以建文間江西檗集民兵與餽運丁夫十餘萬可徵用爲言者榮曰此兵夫昔有詔令復業矣今復徵之則是失信

成祖笑曰卿言正合朕意二十一年癸卯秋七月扈從征西八月駐師萬全一應軍務悉命榮掌自晝至夜或三接五接或宣詔但以楊學士稱而不名冬十月次天成寧陽侯陳懋奏番王也先土干納欵命榮往太同議約降之禮榮回營奏對稱 旨冬十一月旋師二十二年甲辰三月復征北虜五月甲申榮言軍士勞苦宜遣使諭胡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乙未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復奏處州麗水建寧政和山寇行劫請發兵誅捕榮請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若寛而撫之實遂分散既而果悉順服七月庚辰次清

木源道旁有石崖高數十丈 命榮紀年月日刻於上丁
亥次翠微岡 上御武帳中憑几而坐顧内侍海壽曰計
日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可至辛卯次榆木川不豫召
榮等受 遺命傳位 皇太子遂崩衆倉卒莫知所措榮
請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
如常儀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寳馳報者榮曰 先帝
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峯榮先馳
訃 皇太子八月至北京致 大行皇帝遺命丁巳 仁
宗即位賜榮白金二錠鈔二萬綵幣二十表裏及胡椒諸
物己未陞嘉議大夫太常卿仍兼前二職九月丁酉進太

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階資善大夫戊戌賜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並諭榮曰卿國家舊臣祗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輔朕東宮今嗣位須協心匡輔或政務闕失朕弗聽言則用此印密疏以聞至於再三慎毋憚煩十一月仁宗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詞顧謂榮等曰卿三人暨蹇夏二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凡朕所行事等知其有未善皆當盡言因取罪人者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十二月加工部尚書仍兼二職勑曰醜虜梗化累犯邊疆我 皇考文皇帝為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師往行天

討班師之日不幸中道　皇考上賓朕遠違膝下唯卿盡忠爲國今辰奏告忽思至此感傷不已卿當重脊最者哀悼倉惶之際報卿甚微今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十表裏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千石特陞卿爲工部尚書前官如故初榮扈從北征　成祖委以軍務及　上賓之日所行喪禮幷軍中處置事宜　上聞訃特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言者故遂降勑獎諭丁巳　梓宮葬長陵榮護喪事洪熙元年正月　上御奉天門朝羣臣儆樂止行五拜禮三月命魏國公徐顯宗讀書國子監召榮諭曰爾宜往諭司業此開國元勳之裔欲其家與國同久必教之讀書知禮

理五月朔勑修 成祖文皇帝實錄榮爲總裁辛巳 仁
宗升遐時 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恂恂榮奉 皇太后懿
旨馳往迎至德州謁見 宣宗即位益推心委任屢沭白
金綵幣之賜閏七月勑修 仁宗昭皇帝實錄復爲總裁
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 勑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皆總
之八月辛未漢王叛 皇太后召榮使定計榮請親征
皇太后及 上俱有難色榮曰彼謂 陛下新立必不自
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
皇太后壯之勸 上從其計榮即起行晝夜疾馳至即令
圍督軍士築土山山成而 大駕至衆呼萬歲聲振城中

漢王遂開門出降、詔免漢王爲庶人改樂安州爲武定州事平回京賜鞍馬白金鈔幣二年丁未二月賜銀圖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氏勉仁十一月乙未皇太子生、宣宗皇帝親酌酒賜榮并賜白金鈔幣及金酒器十二月召至東苑詢訪政務、賜酒饌、三年戊申元宵節賜文武大臣觀燈於萬壽山命中官侍宴榮進元宵賦二月命榮同少師蹇義等十八人從遊萬壽山詔許乘馬從東北門入各携從者二人至乾明門下馬登山繼命乘舟泛太液池少頃宣宗乘黑驄馬至召士奇與榮詢問民情甚悉賜以潑醅酒人各令盡

一匹復命遊小山看西域所貢二獅、日將西令中官侍宴松林之下、秋七月遊內苑賜以金銀綵幣、玉杯酒饌等物、八月扈　駕巡邊給內廄良馬命榮從乙卯師次寬河遇虜衆將入寇、且道隘師難並進、　宣宗親帥師勦平之甲子班師還京、榮進平胡詩十篇十二月、兩遊南海子賜羊酒及鈔、四年己丑正月陪祀南郊賜金銀鮮果等物五月端午節賜扇及五色長命縷繫腰、八月賜枸杞湯且令中官吳誠諭旨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袪諸疾九月重陽節、賜宴及御製詩一章十月　駕兩至文淵閣賜詩及鈔并酒饌十一月有囚犯告都御史顧佐枉人重罪不聽訴理

者、上大怒召榮及楊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因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究、及法司鞫實、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死、教之誣告、立命磔清於市五年庚戌元夕、命觀燈於萬歲山賜宴、榮以詩進、賞鈔六十錠、壬戌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綵幣羅衣鞍馬、宴於中府二月、宣宗皇太后謁長陵、獻陵、庚子、宣宗以皇太后命、召見榮等五人於行殿、諭之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皆卿等贊襄之功、賜酒殽及金織紵絲表裏、三月、回京、賜青紅氊子駝褐、陞少傅、仍兼前二職、階榮祿大夫、三俸俱支、榮固辭大學士俸、詔許之、丙申、賜宴文華

殿、宣宗親待六年二月、聖節賜宴、乙巳、復賜宴內廷、特賜詩一章、七年壬子、元宵節、觀燈內苑、仍賜白金綵幣、八年癸丑七月、吏部奏少傅滿三載、賜宴禮部、九年九月、扈駕巡邊、給以天閑名馬、光祿寺日供酒饌、十年乙卯正月、宣宗宴駕、壬午、英廟卽位、累賜白金綵幣鈔錠、丁亥、往視山陵、還奏稱旨、復有白金鈔幣之賜、夏六月、命葬宣宗景陵、賜白金二百兩、文綺十表裏、鈔二千錠、秋九月、宣宗皇帝實錄充總裁、賜宴禮部、冬十月、命監立天壽山碑、賜白金五十兩、紵絲羅四表裏、及上尊珍饌、明年丙辰、改元正統、甲戌、上御文華殿開講、榮

講堯典克明峻德章敷析明暢音吐鴻亮 聖心悅豫賜白金五十兩綵幣四表裏鈔二百錠即宴於禮部夏五月奏少傅滿六載勞以羊酒鈔幣三年戊午二月陞授光祿大夫柱國夏四月 宣宗實錄成陞少師賜白金一百兩綵幣六表裏鞍轡名馬宴於禮部辛未復賜玉帶金織麒麟羅衣五年庚申二月從耕耤田禮成即上章請告展墓詔降勅書諭慰卿其念 先朝寵眷之隆及期而來且命內侍阮江伴行六月還京力疾就道次杭州而劇卒於武林驛享年七十內侍阮江以訃聞 上為之慟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

潔等諭祭仍命阮江護喪歸其里工部遣官督所在有司營葬

水東日記云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曰吾見人臣以抗直受禍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譬若侍 上讀千文 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嘗我安知 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爲玄紅遽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又云盧都御史睿在邊以虜使入境節損供給爲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爲公家文敏曰事固有輕重使者其小費而遠患

或生則所費益不貲矣此不可不知天順日錄云　文廟英武羣臣奏對少能稱旨唯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入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大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唯不恐却人之餽凡鄉人有餽必先詢訪其人之貧富若貧亦不却但酬以別物與所餽相稱而已又曰居仕途者或早年得意晚即坎坷或少年見滯老乃顯達或始終多難而中歲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崇貴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任四朝曾無一日之恙終始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閒氣所生而禀賦自爾完厚邪

殿學記云宋儒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信斯言也豈得謂之才哉夫國家多難羽檄旁午匪才弗達上下多危蕭墻交搆匪才弗定醜虜窺伺內猜外叛匪才弗靖奸雄脩竊彼叩此乙匪才弗協是故陳平燕居深念張良借筯前籌才矣而謂之小人可乎或謂文貞正而不譎文敏譎而不正則予豈敢

寓圃雜錄云自　太祖相傳　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唯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冲即位楊榮等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　英宗

既崩、三臣久沒、無人敢復　祖宗之舊、迄今遂為定制矣、

附傳

金幼孜、新淦人、少習春秋、與同邑練子寧俱負時名、練自許為忠臣、而以良臣待幼孜、革除、刪練職憲臺、幼孜中庚辰二甲、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師過江、練死節、幼孜改翰林檢討、入內閣、轉侍講、永樂二年、　皇太子立、幼孜為講官、侍日講、專講春秋、五年、遷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階奉訓大夫、七年、扈從巡北京、八年二月、　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次永安甸、雪初霽、　上曰、雪後看山景最佳、過雞鳴山、蹕野狐嶺、　上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

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卽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爲塹因壑爲池守兹嚴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度邪次鳴鑾戍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爲小伯顏東北則爲開平汝等觀此始知塞外風景是夕駐蹕凌霄峯　上召幼孜等至帳殿夜分乃出翌日次環瓊圖指示塞北山川謂幼孜等曰古交河在今哈剌火州兩河相交故名交河水皆沙出唐之碑蹟尙在也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木色白草木虎豹皆白色所謂長白山是也至長淸塞　上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經瀾灤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河注其中　上遂更名瀚爲玄溟池次通川

何又遷指海邊 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爾等記之冬還南
京陞幼孜奉直大夫十一年扈從北京十三年扈從北征
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十四年進翰林
院學士仍兼右諭德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扈從北京
預修 高廟實錄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二十二年扈
從北征次開平 上召至幄中諭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
生者三是何祥也幼孜請班師 上即命草詔回鑾次清
平鎮宴羣臣命內侍歌 高皇御製詞五章曰此 先帝
垂諭叙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酗之失朕嗣洪業唯恐
失墜於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仍命內

侍歌之次淸水源命幼孜刻石紀行使後世知朕親征過
此　仁宗嗣位進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
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階
資善大夫三俸並支尋告歸省丁憂宣德元年修兩朝實
錄起爲總裁官五年十月扈從巡邊度雞鳴山　上曰唐
太宗征遼嘗過此幼孜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憫忠閣所
由建也　上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人皆謂是元亡之徵
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六年遘疾卒壽
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
吾學編云建寧公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

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戡勦萬里運籌設險析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局度圓融祿厚財豐贍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幼孜附驥藉以完名不亦美乎

太師楊文定公

楊溥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己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儼以桐城令與典文衡拔其文旣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永樂二年 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一日東宮歎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賢然非漢文帝寬仁無由得行其志臣以爲釋之在漢廷誠不易得如文帝者

三代而下尤不易得也、退而采文帝事、編類以獻、十二年

七月、 車駕北征、 東宮遣使奉迎稽緩、 上怒曰此輔

導者之咎、黄淮先至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

奇尚可宥、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

辭逮溥及尚善王偁、遂俱逮繫、 仁宗登極始得釋、擢翰

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

元年正月、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

王璡侍直、改博士陳繼、學錄楊敬爲編修、訓導何登爲給

事中、俱輪班奏對、 上親握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左右、

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卽有建白、封識以進、 宜

宗嗣位復還內閣預修兩朝實錄爲總裁官三年扈　上出喜峰口征虜四年秋以母喪去位　詔奪情起復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雞鳴山　駕旋即幸文淵閣諭溥等曰朕聞有道之君崇禮儒臣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冀有所聞也五年實錄成賜溥白金十鎰羅衣一襲綵幣十二端六年冬　上御文華殿溥同士奇楊榮入侍諭曰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覽今以刻本賜卿嘗亦思開創之難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元年秋滿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十年　英宗繼統溥復入內閣與楊士奇楊榮同

知經筵、正統三年總裁　宣廟實錄成、加少保、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溥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若瘴癘、南人若
嚴寒、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
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
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
生以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十
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永東日記云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數無菜色、官居
何况用桃符、
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公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所過州

縣官迎送饋遺甚勤時知江陵縣事范公理獨不然公聞而異之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也

瑣綴錄云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與陳芳洲日直南宮應制南楊思濮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援筆贊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弼成宜壽域兮同升南楊以指圖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去以賜内閣中官請問西楊曰壽域二字何如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告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南楊曰好詩中官曰先生指壽域未爲好也南楊默然正

統間、朝鍾一日不受杵、 命內閣述祠鍾文、南楊入室中
翻舊稿不得、太監候久、促陳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
曰、舊無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起一語、陳遂續成之、
後奉 命御製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碑、時西楊
寢疾不能出、密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大明新建廟
學之碑、南楊執用其題、西楊言凡言重建者、既作之後又
作、是也、廟學前元所建、非國朝事、且廟與學是二、若只書
太學、而不書廟、於禮未安、廷議雖趨西楊之言、然已刻石
無及矣、
餘冬叙錄云、 英廟初立、朝廷大政、多承 張太皇太后

指裁、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
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太后左右女官雜
佩刀劒侍衛凜然、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太后召
問人人皆有奬勵之語、及溥乃歎曰、先皇帝嘗稱卿忠
不謂今日得見、仁宗監國時、以讒故宮僚大臣輒下
詔獄、陳壽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死獄
中、公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獻陵每與后言
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昭皇后以爲言、
天順日錄云、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令在京三品以上官、
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故時人有

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則所舉之人，官亦在前，以此與論不平，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較量長多，恊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之爲愈耳，李秃翁曰若有私情，吏部自擢，尤易私也，

瑣綴錄云，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隱然相業，然猶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戈甫定，[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蘇，軍職尚少，經費無幾，

民間人稀地廣、宣廟英武、獨斷乾綱、百司守令久任不易、官民相安天下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起也、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死驛丞、東楊以鄉宦、欲坐償命、西楊以鄉故、欲擬因公、王振因而進言、二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調降府同知、太后韙之、自是振日摭拾內閣之誤、而三楊迭詣告殷者矣、遣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illegible][illegible]所之、以此振權益專、遂因麓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illegible]叛遞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濫費爵賞、九溪苗獠、乘機不靖、延至葉滿宗鄧茂七黃蕭養輩、相煽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

失計無以服振之心故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云

塵談錄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爲首然亦瑕　朝廷委遇責成之專正統初　英宗以幼君臨御　張太后每加擁護事任三楊有議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一日遣王振至閣西楊擬議未下振輒施可否西楊憤懣而退三日不出太后遣使問故東楊語之　太后震怒詔鞭振仍押至閣謝罪且戒振曰再爾必殺無赦以是數年朝綱整飭宦內畏戢及　太后賓天三楊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

吾學編云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公　稱

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　昭聖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公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見三楊所關繫非細）又云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斥游刃、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羮釀醴、參合成名、並稱賢相、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畧北塞、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逮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文、再入內閣、　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晏然、皆其力也、

太保高文義公

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翰林庶吉

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改春坊司直郎洪熙初爲翰林侍講正統元年楊文貞公薦公學術醇正克講官修實錄五年陞侍講學士十年入內閣陞工部右侍郎兼前職十四年　上北征曹文忠公從行公居守景泰初進尚書工部兼翰林學士是年虜數請使迎　上皇僾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公壯榮解金帶贈之曰子忠義人也　上皇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公袖入朝傳示羣公卿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　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下部

獄、　上亦不深罪、二年、進少保東閣大學士、明年、廢　東
宮爲沂王、而立懷獻爲太子、公悲憤、不敢爭、加公太子太
傅、是時內閣不相能、公薦大理少卿陳詢侍講楊鼎充日
講宮左都御史王文、遂得入內閣、文既入內閣、又輒與公
相搆、五年、敕公視南畿災、尋還朝、力救都給事中林聰得
不死、七年、進少保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
皆以子不得舉訐順天考官劉文介公儼、　上令公覆試、
公曰、貴胄與寒士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爲之辭、止奏斥林
廷一人、事遂已、　裕陵復辟、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殛、雅語
人曰、穀在內閣、毋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無他腸、

可致仕公既歸田杜門不接賓客人有問及正統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成化初姚文敏公既請諡王佐鄺埜又上言公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士侍　英宗經筵入內閣輔政景泰間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建備禮郊迎之策天順初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加之贈諡庶表臣節得贈太保諡文義

侍郎薛文清公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薦爲貞定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永樂巳亥貞改河南鄢陵瑄補鄢陵諸生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

年辛丑登進士第及父喪服闋　宣廟思得良憲臣擢瑄
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正統紀元有言學政不
舉者吏部尚書郭璡薦瑄提學山東學校瑄首以朱子白
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諸生皆呼爲薛夫子太監王振之專
政也問閣臣曰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卽以瑄對召爲
大理少卿瑄至京宿朝房閣臣過詢不値語其僕曰可語
若主明日詣王太監若主之擢是王太監力瑄聞之不往
又使人語之竟不往詣公知李賢素善瑄語賢轉致言振
數問之也賢至朝房道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一日會
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其爲瑄也振連揖之

自是銜瑄矣會有指揮某妓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其妻不
可妾因誣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爲辯寃駁還
至三都御史王文大怒承振風旨誣瑄出入人罪振嗾言
官劾瑄得賄故庇妓獄瑄遂逮繫當妓及至午門會審瑄
呼王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廻避文怒奏
瑄不服問理 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瑄神色
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廚下振問何哭僕曰聞今
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憫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王偉申
救遂傳 詔赦免瑄家居六年正統巳巳以吏科給事中
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

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是歲瑄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　英廟復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知制誥一日　上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尋命主考會試事峻轉左瑄見權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所著有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卒年七十三天順八年也謚文清劉文安嘗請以公從祀廟庭今從祀

人品非相學

太常岳文肅公

岳正字季方別號蒙泉學者稱爲蒙泉先生順天府漷縣人也長身美鬚髯氣屹屹不能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時勉時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文（忠文能得士）毅輅彭文憲時王端毅恕皆與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任寧見曰此我輩人也遂擢第一廷試與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　英廟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忠肅翺亦薦之六月　召見文華殿　上遥見正迎曰好既陛陛登殿連日好好問年若干對三四十　上曰正好

問何處人、對曰、鄒縣、 上曰、又是我老先人、問治何經、曰、尚書、問舉進士何科、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見之愕然、比入見、 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軏請爲誰、 上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對曰、 陛下既得人、俟果稱職進官亦未爲晚、 上然、自是宣召賜賚、絡繹於道、一日錦衣衛官校遲得一僧、是妖言惑衆者、獄具、僧坐反、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遷者、正謂事纔得實、不過合妖言律

耳邏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議韙之時
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
等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正與呂文懿原見
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
出榜購募之理且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
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　上曰正言是也
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虛陳斬首無算皆梟於
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止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
面皆沙漠汝梟首置於何所其人不能對正聞爲　上言
曹石勢盛宜早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嗚呼　成

祖之體恤楊榮。仁宗之體恤楊士奇。可謂委曲周至。不啻手足矣。臣其有不以腹心報上乎。夫此何事也。可使岳正述意哉。正獨委身事主。不顧禍患。直徑造亨。諷令斂戢。以此二人恕正日深矣。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己。正覩草歷陳弊政。有曰。敬事天神有未盡與。祖宗成憲有不遵與。善惡不分。而用舍乖謬。曲直不辯。而刑獄寃與。征調多方。而軍旅勞與。賞勞無度。而府庫虛與。請謁不息。而官爵濫與。賄賂公行。而政事廢與。朋奸欺罔。而阿附權勢與。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與。徵斂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寧與。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耕為軍衛

有司闒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謗訕七月 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濂以母老留闕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欲斃涿人楊四者爲正祈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

此等奇人不在縉紳中

睡謂正曰梏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鐅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自然昇起楊乃爲去釘脫梏剜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正因此乃得至戍所時傳有

密諭岳正須生不須死又鎮巡而下素稚重正以故皆致客禮賊不能害也 上亦時憶及楓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敗 上謂李賢曰向者岳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鄉里幸甚乃 命釋爲民甲申 茂陵即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 詔正仍居原職吏部擬調南京有 旨勿調留充經筵講官纂修 先朝實錄時陳緝熙邢讓之相繼爲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譏得罪去文達勸正代爲祭酒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恐代爲會廷薦正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黄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

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興化府至府作小西湖開兼濟河築南北隄塞白塘港別瀦民田開河直趨涵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河條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塘功最鉅復購穀予餓民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尅正親爲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費而素覓利於官者一旦弗得騰爲謗書彌彰惠安公韶陳太常音知而辯之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引疾致仕去至壬辰九月十一日卒於家卒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爲自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字法精邃大書尤偉麗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常戴

壽甸埶、遂稱絕品、有類傳稿十卷行於世、
李東陽贊云、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之者之難也
我　明一區夏幾百年、至宣德正統、庶富而教、極矣、公當
是時、以文學取甲科、天順復辟、出膺召命、居宥密、遭際之
盛、擬諸夢卜、感慨奮發、志身徇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
而爲權奸所搆、又厄於胄嫉、投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歿、
肯才非能哉、夫當　英祖之感悟、　憲皇之更化、幸於側
有人焉、猶且復列、用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公之文章
氣節、震撼海內、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與化人既
去而思、爲祠以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濮桓之凶、不密之

失爲公累是徒以成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備國史之闕

石淙楊一清簡李西涯曰蒙泉先生以文章氣節高一世夫人所共知至其遭際本末後生小子或未之能悉也走不及游先生門而獲從詞林先達後嘗擬之漢汲黯宋李綱之儔成敗利鈍不論也國史不可見若嶰石之文葉吏部文莊固先生同志撰述似未盡金緋在躬非所以幸先生又借李白柳宗元爲喻雖意有所指豈其倫哉承示近所爲補傳閱之平生所知闕包括殆盡夫以門墻肺腑之深厚見而知之其言足傳而信宜莫若吾西涯公者而是

傳乃成於三十年之後抑又何故是宜急托之木與誌銘並傳以解學士大夫之惑罔俾撝遺其後之人

水東日記云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胡未信而遽諫也季方應曰初　上用我責任敘戒甚至故我不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

類博稿云有自京師來者誦天語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正遂隱括其辭題於寫肖之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唯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定襄伯郭登岳先生贊云器弘而博義精而約才倜而膜志端而確旣鍾之以秀美又文之以禮樂鑄金玉而協韶鈞鎔煙雲而瞻山嶽是以蚤登龍虎之榜遂入絲綸之閣陪天語以從容握手杓而斟酌寔王卲之蹇蹇匪常流之諾諾姦諛側目若鷙隼之擊秋風忠鯁犯顏尚苦口而思良藥廟堂之高不足易其介金華之困不足改其樂雖萬折而必東信六尺之可托噫斯人也行七十子之列則吾夫子答申棖之先必不曰吾未見剛慟顏淵之後必不曰未聞好學者也

李宏甫曰楊遂菴雖以葉文莊墳誌爲未詳以太白柳州

此皆為非類以金緋在躬為非所以幸先生字字皆滴血可畏也然文莊擴誌亦自好宜并錄讀之又責李文正補傳成於三十年後其言尤為真切嗚呼世間白日如過隙誰能耐煩等爾一落筆遂三十年也然文正祭文等皆淋漓可誦有欲知蒙泉岳先生者定當細閱文正先生之筆文正真不謬為岳先生門下士與佳婿也其婿經其女甥婿辰祭文亦好且道二人皆是岳先生自幼選擇而成者豈不快哉

菽園雜記云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季方同遊太學相友善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客京師後季方過陳緝

熙內翰見其友季思試季方愕顧久之云此吾故友錢瀧清應真悲翌日廷試命工寫真以予辰曰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泣而藏焉此亦衣冠中一異事

侍郎呂文懿公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正統七年進士父景州學官歿不能歸喪公榷厝景州時時至墓慟哭景人及道旁聞者皆嘆惜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郡廩黃懋閱秀水學宮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大才如呂生遺草來出

者邪急召公公入見衣藍縷試之舉業文理皆勝問經書輒能默誦懋驚異與新衣不受會理葺黌舍與諸餘材木又不受懋曰生家貧鬻此且得善價受之何妨終不受太守因益太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即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進士第二人入翰林時選翰林講讀官裴綸柯潛趙琬王玉[illegible]陳文李紹商輅劉儼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景泰初命倪謙及公教小內官賚賜等七人書于文華殿東廡 上一日至廡中命倪講詩國風公講書堯典 上說問二人何官謙對臣右中允兼翰林侍講公對右中允兼侍講 上又問中允講讀官

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
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
頓首謝他日 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 上曰何踽踖
乃賜二人頓首對 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 上喜
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矣天順初敗
通政石參議兼故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暫用事
卻敬公未幾岳公正暨公列上石曹罪狀 上留中不發
曹石微覺 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 天門災詔中語謂內
閣臣訕 上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聲曰正大膽固敢
爾原素讒厚左右正何道岳正去公猶留公與李賢同在

內閣修、大明一統志、公充總裁、母憂去、道晉州、啟父窆之歸合葬、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公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紈綺、篋中唯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姻貧匱者、子愆、蔭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